書經注

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之明年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自以爲功獨以爲己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爲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之位也又爲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

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所秉者史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爲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葢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日毋使遂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葢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

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爲吉也啟籥者啟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於金縢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

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
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
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
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
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
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
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自解之地可謂

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有之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為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之謀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侯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走以井皆避之義

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

朱子曰弗避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注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言語

之故遂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有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按朱子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

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又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譖者以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

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啟之將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瞭然戸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啟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葢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

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迎今本誤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卽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葢使人以袞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墳支倉及民居之類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爲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

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敷廣賁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

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寍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閉有所閉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舉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避而不爲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卽命猶云卽命于元龜也卽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卽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

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為
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為茲蠢動而殷之小
腆故經紀殷之衰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
流言自啟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
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
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為予助以敉寧大難
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為之必休此命龜
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
　天命之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

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爲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桼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予所爲葢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冲之人不

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毖爲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逃之語此章以下始爲責勉邦君羣臣之語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告是天命黜殷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旣惟卜是用今日

天意其相民况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誥舊人蔡氏謂即上

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閼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

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

此所以決于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

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者昔朕卽欲往然

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

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

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

堂基況能造成其室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己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厥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

爲父兄者有敎已之人伐其子而爲之廝養臣僕者其有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

非民献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出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眞知天命於難艱之中蓋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况今天之降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寍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寍人有指疆土矧今卜

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爲終於卜用前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爲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决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疏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疏則誠疏矣而聖人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未爲疏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放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

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貫啖之於是唱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瞯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

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
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
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
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
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
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
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
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
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
魯此所以相挻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

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

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葢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不得以赦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

傳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叔之誅是成王之意

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然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爲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爲客是也几此蓋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

公天下之心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

之事葢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
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敘微子恪謹
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
捄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
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
言表東夏爲宋於商畿爲東然以周室視之皆
東土耳此章卽篇首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
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

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爲後世慮亦所以全家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爲上公亦諸侯之倡也

無斁不厭也

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

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謂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沉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國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殆矣周公於是東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戒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興其志則全商之地必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

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

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

仁義而徒汲汲於防處天下豈不大可慨哉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

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豳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於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

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
者武王不敢以爲已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
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
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
在西土又曰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
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
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

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爲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爲文王子聞德言爲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徧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

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乚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
保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訖貫渾
全動有餘用是爲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
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封爲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顏責重是蓋勞苦
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逸於其國哉天畏棐忱
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
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

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爲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實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他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已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

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卽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然如此旣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卽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旣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有敘爲政固有次第謂先求諸己而後能及人
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
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
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
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
化皆先於己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
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
不可不謹爾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末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冠司冠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衞國對言爲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冦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爲司冦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冦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冦攘姦宄殺越人於貨暋不畏死罔弗

憝

次就也承也遜順暋強憝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爲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嘗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爲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爲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暋然強悍不畏刑殺古人心罔不惡之

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爲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

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於如此而我爲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說文云戟也虞書戛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

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
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邀道于衆
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
爲惡者益背公行私爲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
深惡汝其速由玆義以爲之率審量而誅殺之
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理也不率大戛作
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
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
臣背上立私則速由玆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
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

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
之以威殿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
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
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
孝友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
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
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爲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說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曰此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適言德而政言刑前既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於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

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

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爲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

而世享其國也世世享對殄享爲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爲一國病也私土子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葢不爾也

酒誥

蔡氏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詩作沬皆紂故都之地或云郎邶也豈沬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沬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爲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爲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士少正御事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爲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

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爲罪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湎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溫凊視膳洒埽應對之類是也有正

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爲惡然惟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爲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爲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者惟君惟猶與也
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
君燕其臣宰夫爲主羞膳媵爵執膳爵凡羞於
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
爲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可以
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
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
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
所以信足爲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
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

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致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甚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爲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棐有恭謂匪外爲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下章始言爲臣之事而書說以御事

以下爲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沉湎于酒不惟不

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
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
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酗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秦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萃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與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

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

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爲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爲監見形容以人爲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

以爲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衞

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

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毖與誥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衞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爲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

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國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不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爲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爲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敘君臣其述後王沈酣之習

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敎之故前章已專敎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毖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勝皆然葢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此士大
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爲亂是以不殺而教能
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㧞之也乃不用
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爲事又弗
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
因酒而爲汙穢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卽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

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峰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沬水得名與或先妹

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作周公曰而無封字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為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

曁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先王

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

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既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

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説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辞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决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躐於召誥之前繼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敘也蘇氏知其不可冠

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
復成王徃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
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
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閒辭意亦無不脗合蓋
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
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
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焉
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會百工播民
和見士於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
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

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彊司馬以軍法治之軍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從者一旅之長卽三卿之副也周公諭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

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徃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徃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

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於爲民不在於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乃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矣如女子入於舂槀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於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怙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兹監罔攸

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斵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長久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

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敘逸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今合爲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畢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